

◎ 读书札记

心归何处

——读迟子建《烟火漫卷》

□池玉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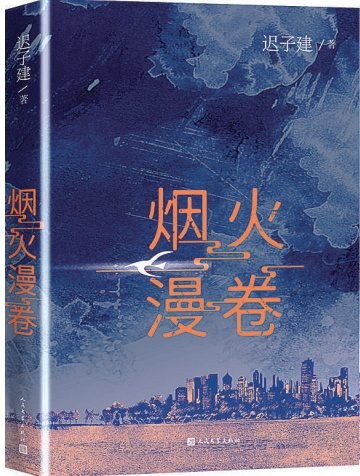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《烟火漫卷》是一部找人、找自己、找心灵归宿的故事。迟子建透过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，聚焦百姓生活，刻画了复杂隐微的人物命运。

刘建国首先出场，开爱心护送车，在医院接送病人。故事以刘建国为轴心，榆樱院为场地，于大卫夫妇、黄娥、翁子安、刘骄华等人物为半径，延伸至周边众生及其生活、社会。

小说分上下两部，分别是《谁来署名的早晨》《谁来落幕的夜晚》，情节层层推进，每个人都有难以启齿的秘密，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伤痛。

先说刘建国，他弄丢了朋友于大卫和谢楚薇的孩子铜锤，他的生活重心是找人，其次才是开车接人，车站是寻亲的站台，分秒都是煎熬。他偶然知道了自己是日本遗孤，活了大半辈子，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他去泡澡，水池是深渊，身体往下沉，被黑暗吞噬。他心中堵着巨冰，无法融化，开始找自己。

老郭头和陈秀、大秦和小米、黄娥和儿子杂拌儿、小刘和胖丫、翁子安等都住在榆樱院。刘建国、刘骄华、谢楚薇不在榆樱院住，也和这里有牵连。榆樱园深藏在现代高楼下，其貌苍苍，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，有历史的伤痛，有现代的光华，有人性的复杂和温暖。榆樱园流动人口多，这事那事像播放连续剧，有人嫌闹，胖丫说：“活人谁不闹腾，死了才安静。”



《烟火漫卷》
迟子建 著

外人都知道黄娥在找卢木头，她心里憋着秘密，夫妻两人吵架，卢木头半夜猝死，她把尸体推向了鹰谷底，报了失踪案，带着儿子到哈尔滨。她蒙骗了所有善待她的人，良心备受折磨。

谢楚薇丢了孩子，无心生活，天不亮就去火车站找孩子，早晨是苍白的，她的心比早晨更迷茫。于大卫起夜时，看到她坐在镜前，画嘴描眉，十分恐怖。于大卫心里滴泪，每一天都是无尽的失望，他问漫漫长夜：为什么铜锤不能是别人家的孩子？

翁子安是刘建国接送的常客，不断住院、出院，接来接去，他们成了朋友。翁子安的舅舅得了重病，告诉了他的身世，他是舅舅偷的，母亲不是自己的生母。母亲年轻时恋爱受挫

折，婴儿夭折，精神失常，舅舅给她抱回家一个孩子，铜锤变成了翁子安。翁子安面对的是一个不堪的世界，暗自寻亲，丢失时是婴儿，归来时人到中年。

榆樱园里还有一只雀鹰，刘建国在阳明滩大桥捡的，它看见烟火人间，陪伴黄娥母子，不幸死在塑胶泥淖中，它翅膀张开，是飞翔的姿态，它用羽翼沾着鲜血，把自己刻成美丽的标本，飞翔天涯。

作者写了环卫工人，天色蒙亮，他们穿着带爆闪灯的衣服，清扫街道；写了早市、夜市、干果店、旧货市场、公墓、大剧院、冰雕等；还有夜晚的飞虫，在路灯底下，欢欣鼓舞。小说中的主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《烟火漫卷》中的每个人物，大地卑微的生灵，凡尘中唱着夜曲的生灵，都将城市作为主体，而在他们身上是时代、环境、个性等种种因素的交织，哪一个又不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呢？

身在何方？心归何处？刘建国、黄娥、翁子安，其命运如同鹰一样，受伤、孤寂。他们一路走来，不断审视和修正内心，挣扎、痛苦，最终以不同方式释怀。

在小说之外，还有看见的、看不见的人物，谁的身上都会熏染上人间烟火，一样的冬春秋夏，不一样的人生况味。

最繁盛的烟火是平凡的日子，天地之间，人海之中，每一缕烟火都是朝气蓬勃的生命，点燃自己，照亮别人，温暖人间，而一座座城市和这个世界，亦将于漫卷如歌的烟火之中袅袅升腾。

心怀慈悲 爱满人间

——读路内小说《慈悲》

□若木

路内的长篇小说《慈悲》着力书写艰难时世中人性的善良怜悯、隐忍的生和沉默的爱，建构和阐释了一种平等互爱、不慕富贵也不畏穷苦、安然处世的中国民间的“慈悲”。

书中名字含“生”字的人共有六个——水生、玉生、根生、复生、强生、云生，包括四个家庭中的上下两辈人。在那个夭折率很高、人命微如草芥的年代，以“生”为名寄托了父母长辈卑微殷切的期望，希望孩子活下去。在《慈悲》中，既有生生不息的天道循环，又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。

《慈悲》的主人公水生，在大饥荒开始的时候才十二岁。为了活命，一家四口到城里投靠亲戚，爸爸、弟弟走散，妈妈在寻找他们的路上惨死，水生被城里叔叔带大，进苯酚厂做车间操作工。师傅传授水生谋生的本领，并指引他走上正途，成为品行端正的人。师傅中苯毒辞世之际，把不能生育的女儿玉生托付给水生照顾。水生和玉生婚后，领养了兔唇的复生。未及复生长大，体弱多病的玉生即离世。后来水生下岗，为人设计图纸赚



《慈悲》
路内 著

钱养家，与女儿复生相依为命。

《慈悲》由大饥荒起笔，书写生活困境，但更写人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尊严。收养水生的叔叔说：“吃饭不要吃全饱，留个三成饥；穿衣不要穿全暖，留个三分寒。这点饥寒就是你的家底。”玉生对水生说：“穷人没有读过书，文化够不上，但是站有站相、坐有坐相，死了要有死了的样子。爸爸说，如果倒在街边死了，无

人收尸，那不叫穷人，而是路倒尸、饿殍、填沟壑。穷人也得死得体面，子孙要让先人体面地待在阴间，这就是家教。”“是根枪就要立起来！”这是师傅对水生出徒时的一句交代。后来，水生能言善辩、审时度势，一次次为困难工友申请补助，渡过叔叔、师傅和妻子去世的一场场劫难，以一己之力、一己之善守护着全家人和车间工友的安宁与尊严，这就是大善大爱。给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呵护，让他们都能获得应有的尊严，这是水生从师傅、叔叔、妻子那里学来的“家教”，是一个当代普通人基于共同艰难生活的、实实在在的“慈”和“悲”，而不是那种超越个体力量、高高在上、俯视一切、悲悯一切的虚幻拯救与怜惜施舍。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评价《慈悲》说：这是一部完全可以媲美余华《活着》的小说，已过不惑的路内，进入了一个更为疏朗和深邃的格局，展现出与自己年龄相称的思考和叙述，呈现了时代裹挟与业力流转下个体的尊严与慈悲。路内以《慈悲》书写父辈五十年的苦难历史，但他的着墨点不在苦难，而在救赎，这救赎就是每个人内心都有的慈和悲。

◎ 书海撷趣

“泰斗”等词语的来历

汉语的词汇丰富多彩，变化无穷。凡是在某行业有卓越成就或是首创者，汉语都有一个含有褒扬性的别称。许多人对这些别称认识模糊，或者只知大概，本文试将这些别称做以解释。

泰斗。泰斗是泰山、北斗的简称。据《新唐书·韩愈传赞》记载，自愈没，其言大行，学者仰之如泰山、北斗云。这个记载说的就是韩愈擅长写古文，死后他的文章广为流传，当时的学者将其喻为泰山、北斗，非常敬仰他。后来人们用泰斗一词称在某一方面成就卓越，在社会上有名望、有长久影响的人。

巨擘。巨擘是突出、权威、顶尖的意思。此词是孟子首创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孟子曰：“于齐国之士，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。”金朝元好问《学东坡移居诗》：“田横巨擘耳，犹为谈者资。”刘鹗《老残游记》第七回：“此公便是讲武功的巨擘。”臧克家《往事忆来多》：“我崇拜鲁迅、郭老、茅盾先生，因为他们是万众景仰的革命先进，文坛巨擘。”

鼻祖。指最早的祖先、创始的祖师。《汉书·杨雄传》：“有周氏之婣媯兮，或鼻祖于汾隅。”颜师古注：“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于杨，故云始祖于汾隅也。”金代元好问《济南庙中古桧同叔能赋》：“濂乡留耳孙，阙里传鼻祖。”清代秋瑾《皇帝纪元之大事表》：“黄帝者，汉族之鼻祖也。”

大师。指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高造诣、为大家所尊崇的人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“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，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矣。”胡适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：“近年来，古学的大师渐渐故去，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。”胡适的意思是说，在他那个时代，还没有出现大师那样的学者。

大伽（ka）。是说某人在某一方面有值得称道和尊敬的地方。伽是英语casting（角色分配；演员挑选；铸件；铸造物；角色）的音译。在闽南方言中，也有此字。“大伽”本意为大角色，引申为某一方面的达人。台湾地区便把演艺圈的各类明星按大牌等级分称为A伽、B伽、C伽等。人们逐渐开始认同这个词语，如今，这个词在各种媒体上的“出镜率”越来越高。

大佬。大佬是方言用语。在广东、浙江等地区的口语中，大佬就是老大、大哥的意思；也指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资格老、具有话语权、说话顶用的人。在北方，使用此语的人较少。

魁首。魁首指的是首领、居首位的人。此词最早出现在汉代。汉代荀悦《汉记·成帝纪三》：“赏（尹赏）所留者，皆其魁首，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随轻侠者。”元代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第四本第二折：“秀才是文章魁首，姐姐是仕女班头。”明代凌濛初的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三十九：“苏州府太仓夷亭有个张小舍，是个有名极会识贼的魁首。”剧作家欧阳予倩的《人面桃花》第一场：“辜负我文章魁首，满腹经纶。”这里的“文章魁首”指的是文章写得最好的人。另外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在由“魁”“首”组成的词语中，也有一些是含有贬义的，如匪首、首犯、盗魁、凶魁等。这是与其他别称显著不同的地方。

据《西安晚报》